

沈家和 著

勾栏末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五时许

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决议

封闭全市妓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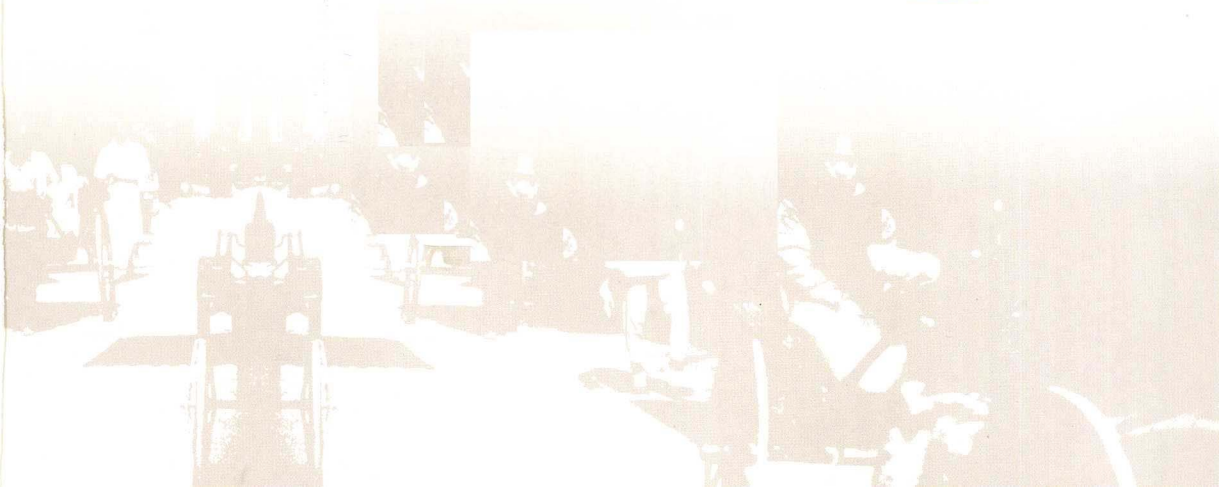
群众出版社



勾栏末日

沈家和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勾栏末日 / 沈家和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014-4396-3

I. 勾… II. 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8603 号

勾栏末日

著 者 / 沈家和
责任编辑 / 孟向荣
技术设计 / 祝燕君

出版发行 /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社 址 /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网 址 / www.qzchs.com
信 箱 / qzs@qzchs.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312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5014-4396-3 / I · 1819 定价: 28.00 元

序

于行前

勤奋作家沈家和同志，多少年来一直勤勤恳恳地笔耕有京城韵味的小说，在国内外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今天，他又完成了描述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封闭妓院的小说《勾栏末日》，对于喜爱他作品的读者来说确实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我们中国是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社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近百年来，又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人民更陷入苦难的深渊。而人民中的弱势群体——妇女更是首当其冲。尤其是身陷火坑、任人蹂躏、凌辱、残害，天天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妓女，她们鲜为人知的血淋淋的生活情景、人间地狱般的遭遇，令人发指。稍有良知的人，对妓女制度无不痛恨，无不主张取缔。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彻底改变中国人民苦难的命运，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经过28年的生死拼搏，到1949年10月1日终于取得政权，中国人民从此挺胸站起来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后的第52天即11月21日，在中国北京这座世界闻名的古城，爆炸了一颗散发人性、光照爱心、独具慈善声响的原子弹，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北京全部封闭了存在几千年，压迫、摧残、蹂躏、残害妇女的妓院！”这个大快人心、令人欢呼雀跃的特大新闻，震惊了全世界！

笔者有幸参加了这场正义战胜邪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封闭妓院的战斗。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隐藏的敌人与受蒙蔽的亲人混杂在一起，敌我矛盾、人

民内部矛盾、各式各样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怎样识别？怎样区分？怎样引导？怎样启发？怎样争取？这些问题、这些工作限定在短短的一个夜间胜利地完成，这真是从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遇到的难度很大、非常棘手的新任务。怎么办？我们按照党的教导办！实事求是地细心观察，遇到问题客观冷静地分析，而后寻求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自始至终坚持耐心宣传党的封闭妓院的政策，争取绝大多数，对极少数一时争取不过来的，先安抚后安顿，做长期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整整一夜，一家一家地奔走；整整一夜，苦口婆心地宣传。

当东方露出曦光，在火坑里遭受苦难的妓女姐妹们，终于登上奔赴新生园地——教养院的汽车时，我才轻松地舒了口气。

日月不停息地运转，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段历史人们不应忘记，曾经有一句发人深思的哲理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历史上的苦难岁月、光辉岁月，都是激励我们自强不息、奋发前进的动力。

最后，我希望沈家和这部有历史意义的小说——《勾栏末日》，能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目 录

第一章 黄花苑 / 1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五时许，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封闭全市妓院。几十个行动小组立即出动执行这项决议。市公安局二处侦察大队长于荣乾率部下抵达黄花苑，封闭这里的下等妓院。

第二章 恶嫖客 / 16

万顺院恶领家刘丽珠假冒妓女，赤身裸体向公安人员示威，女干警王书娴当即扒下裸体领家的画皮。于荣乾露绝技，制服光天化日之下猥亵污辱妓女杨姐的恶嫖客韩风才。

第三章 母老虎 / 29

华清馆老板黄树卿强奸雏妓，并将其视为会喘气的夜壶。母老虎黄宛氏的口头禅：妓女是摇钱树，不打不落钱。一狼一狈，罪行累累。

第四章 暗娼卖淫窟 / 46

妓院行业大亨卢永昌参禅做佛事，假充善人。李翠花逼徒卖艺又卖身，大搂钱财。行动小组解救身陷卖淫窟的小姐妹。恶领家被押解炮局子。

第五章 小贞 / 63

按惯例，育婴堂离堂孤女将入娼门。侠义士，上书当局培训孤儿

为警员。小贞免遭厄运喜嫁老翰林。老夫少妻卿卿我我并蒂莲。

第六章 国宝 / 78

老绅士护国宝巧施“膏药计”。快哉！少年郎爱美人甘当碎催。美哉！

第七章 大青狼 / 96

为争交配，大青狼山脊破腹丧命——惊心动魄。荒诞奇思，黄树卿暗藏小孩指甲——令人发指。

第八章 迷幻药 / 115

黑社会老大相中鼓妞突发兽欲，母夜叉鼓噪惑众暗设迷局，落陷阱妙龄女惨遭轮奸。

第九章 朝西跪着死的人 / 132

翠玉遭摧残，呻吟声声被活埋。凶手被揭露，人人喊打万人唾。

第十章 雏妓 / 146

妓院老板姜连光，竟和帝王比艳福。七旬老翁丘敬胡，玩弄十三岁小姑娘。幼女患梅毒惊动上峰，纷纷至妓院视察实情。

第十一章 软性虐待 / 169

妓院老板手段阴，买进幼女表面亲。好吃好喝好待承，笼络“猪崽”童稚心。再往淫荡道上引，钝齿锯人疤更深。

第十二章 打猫不打人 / 179

淫窟酷刑骇人听闻。妓女裤裆内放狸猫，裤腰裤脚均系牢，乱棍狠打裆内猫，“喵——喵——喵——喵——”上蹿下跳四爪挠……

第十三章 云雀 / 187

女大学生花季龄，为葬老父坠娼门。小提琴独奏“云雀”曲，奴遭蹂躏鸟哀鸣。

第十四章 三寸金莲 / 199

西霸天有怪癖爱金莲。武处长查妓馆惩恶人。二账房欲贿赂小战士，为老板走暗道运脏银。

第十五章 妓女不许进三房 / 207

老板、领家信口胡编：“姑娘进三房，得罪五大仙。”捅破窗户纸，因由很简单。不许进门房，怕姑娘逃脱牢笼。不许进厨房，怕姑娘寻短见。账房挂的“水牌”是姑娘们卖身进账的记录，当然不能让她们看。

第十六章 卢少帅光腚 / 223

美若天仙的“青衣”，惩罚淫棍的招数出奇。把“光眼子”的少帅推出房间，让他现眼。

第十七章 逼妻为娼 / 242

爱妻失贞，滚油煎心。为求解脱，误染毒瘾。家资罄尽，借贷无门。逼妻卖身，天良丧尽！

第一章 黄花苑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繁星渐明，华灯初上。

从雄伟的崇文门拱形门洞驶出一支车队：一辆摩托、一辆吉普和三辆卡车。车速十分缓慢，因为城门洞外有两条铁路轨道。摩托和汽车横跨铁道是不能快速行驶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正阳门箭楼东侧火车站有两条铁路顺城墙南侧东行至东便门，一条铁路至通县，另一条至天津。

车队过了铁道，风驰电掣般向南驶去。其他车辆纷纷为其让道。

吉普车内坐着一位年轻英俊的干部，他叫于荣乾，是北京市公安局二处侦察大队长。此时，他是执行市政府封闭全市妓院任务的一个行动小组的组长。他身边坐着一位更年轻的女同志，叫王书娴，是侦察大队的内勤，此时是行动小组成员。

在前边开道的摩托车挎斗内坐着行动小组的另一位成员，叫李焯，身材魁梧，相貌堂堂。

大卡车上是全副武装的市公安总队战士。

车队在繁华的崇文门大街疾驰。马路是灰渣铺垫的，一阵风吹过，扬起满天灰尘。

浩浩荡荡的车队眨眼间驶过磁器口，往东一拐弯，进了黄花苑。旧时，此处有黄花苑等十几家下等妓院。民国二十二年，《北平地名典》上有这个地名。据《顺天时报丛谈》载：“黄河沿，现已改为黄花苑，推源溯本，盖仍蓄有河槽通运之意。现则矮屋一片，已为三四等妓女之娼寮，亦外城东偏之特别烟花窟。”此地还俗称“黄鹤楼”。在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街上，随着人口增长，相继出现三条南北走向的小胡同，散布着十四家三等妓院、十三家四等妓院。

三条胡同口有卖香烟、糖果的，还有馄饨摊、热芝麻烧饼夹猪头肉小吃

摊，摊主个个穿着打扮干净利落。一驾驶进黄花苑街上的车队，摊主们不禁发出惊叹声：

“妈呀！骑电驴子^①的主儿^②，逛小下处来啦！”

“嘿！坐美国吉普的官儿也逛窑子呀！”

“好几辆十轮大卡车，得拉来多少人呀！这可透着新鲜！小下处还真招人儿！”

旧京人称一等妓院为“清吟小班”，二等妓院为“茶室”，三等妓院为“下处”，四等妓院为“小下处”或“窑子”——寒窑破炕。“清吟小班”和二等“茶室”在与大栅栏商业区毗邻的“八大胡同”。而黄花苑这儿的妓院只能与前门外天桥附近的四圣庙胡同、花枝胡同，西直门外的黄土坑——白房子等处的下等妓院相提并论。

当从三辆大卡车上跳下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公安总队战士时，摊主们慌了，议论道：

“来了这老些大兵，准是砸窑子的！”

“哥儿几个，麻利儿^③收摊儿吧，咱可惹不起扛大枪的主儿，快躲躲吧！”

难怪摊主们担心害怕，逛三等下处、四等小下处的嫖客都是三轮车夫及洋车夫、剃头师傅、摇煤球的卖苦力的汉子们，一下子来这么多骑电驴子、坐吉普和大卡车的人逛三四等妓院，太不可思议了。有的摊主开始收摊，想一走了之。

从吉普车下来的于荣乾、王书娴和下了摩托车跨斗的李焯对了下目光，没说话便“噌噌噌”大步朝头条胡同的一家妓院走去。这家妓院门口有一盏电灯，在乳白色的灯罩上有三个醒目的字：

万顺院

大门两边各挂一块木牌，左边木牌上横写：

四等

右边木牌上竖写：

小下处

两边墙上还挂有写着“来喜”、“翠花”、“紫牡丹”等妓女花名的木牌。

于荣乾一行三人进了一条很长的门道。门道内有几只盛污水的泔水桶，臭气哄哄的，令人作呕。

于荣乾，二十四岁，一身解放军的灰粗布军装。一九四一年春，他在河北

① 电驴子，当时北京百姓对摩托车的俗称。

② 主儿，旧京俗语，用以指某一特征突出的人。

③ 麻利儿，急速。

省武邑县家乡加入冀中十六团。他机智勇敢，被部队领导选拔为侦察员。当他升为侦察连长时，抗战胜利了。因为他在北平有亲戚，被派到北平搞地下工作。公开职务是“华北剿总”属下的“河北省干部训练团”的“上尉教官”。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已进入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大反攻在三大战场发起。当华北大城市石家庄解放后，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指令专人筹建接收大城市接管干部的训练班，并向华北局、华东局、西北局、晋绥分局发出通知：抽调公安保卫干部。

秋风扫落叶时节，于荣乾到井陘汇报工作，筹办训练班的负责人之一武创臣与于荣乾谈话，通知他参加“中央社会部干部训练班”。他感到十分意外，惊喜异常。九月十四日，训练班在建屏县西黄泥村成立。训练班开学时，朱德总司令在讲话中指出：“城市里有妓女、流氓、毒贩、盗窃犯，我们去了都要收容、取缔、打击。”这个训练班的学习计划原定两年，但只办了不到三个月便提前结束，投入战斗。

辽沈战役后，从东北进关的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出敌意外地包围北平，解放了北平的外围据点昌平、沙河、通县、南苑、丰台、石景山，直逼北平城下。

同一天，建屏县西黄泥村也欢腾起来。号称“一百单八将”的“中央社会部干部训练班”学员们匆忙整理背包行装，他们要进北平了！李克农主持召开大会，他先扼要地布置任务：进入北平后要建立革命秩序，清除敌人，肃清特务，逮捕战犯……布置任务后，他又对这些久经战场但绝大多数未到过大大城市的干部讲述了进城后生活上需要注意的事，诸如自动电话怎么拨，抽水马桶怎么用……这些新奇而幽默的话题，引起众人嬉笑。他还叮嘱大家，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要坐人力车。一阵咳嗽使李克农同志说不下去了。他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和哮喘病，由于工作劳累，哮喘病一再发作。武创臣让于荣乾给大家介绍一些北平的情况。于荣乾受李克农同志叮嘱大家“不要坐人力车”的启发，他便提醒大家：“北平有几个地方不该去，前门外八大胡同就是不该去的地方……”“不！我们要去！要快去！”刚刚止住咳嗽的李克农同志边气喘着边纠正于荣乾的话，“刚才，朱老总说了，城市里有妓女、流氓、毒贩、盗窃犯，我们去了都要收容、取缔、打击。八大胡同的妓院，我们一定要取缔！”学员们听了李克农和于荣乾的话，一片茫然。大会结束后，时近黄昏。一声令下，一百多名学员按四个处的编制分乘卡车，披星戴月，连夜向北平进发。在几天几夜的路途中，北平市公安局长、秘书长、几位处长，均接受任命正式就职。武创臣被任命为二处——侦讯处副处长。他又任命于荣乾为侦察大队长。

李克农同志铿锵有力的话：“八大胡同的妓院，我们一定要取缔！”一直

鼓舞着于荣乾。他时常提醒自己：“要铲除‘娼妓制度’这颗毒瘤！”

于荣乾、李焯、王书娴穿过长长的门道来到院内，只见正房、厢房灯光明亮，屋里传出嘈杂的人声。于荣乾正朝各屋张望，一个满脸褶子的老茶房过来点头哈腰地说：

“几位屋里请！”打手势请于荣乾等人进屋。

“我们是公安局的。”于荣乾严肃地对老茶房说，“你把各屋的人都叫出来，有事宣布。”

“公安局？”老茶房一时没反应过来，当他看清面前是个穿灰粗布军装的军人和一位身着灰粗布列宁装的女干部时，立刻意识到来者是警察。过去的警察局已经被解放军接管，建立了公安局。老茶房对这个变化一时还不太习惯。他忙不迭地应声说道，“是，是。”脚下一溜儿小跑，到各屋门口大声喊道：

“都出来吧，快出来！”

各屋的嘈杂声戛然而止。隔着玻璃窗，可看见各屋内妓女和嫖客投向窗外惊讶的目光，有的还窃窃私语。但他们不得不出屋门。

这些妓女涂脂抹粉，有的烫着高高的飞机发，十分刺眼；有的抹着血红的唇膏，两道眉毛画得长短不一。她们均是四等妓院的妓女，年龄比较大，擦在脸上的粉厚得掉渣，为的是填平脸上的皱纹。她们的容貌并不漂亮，却非要摆出各种色相，往那儿一站，流露出的眼神各有千秋：有的带着敌意，冷冷地瞟着你；有的显得惶恐，睨视着你；有的迷惑不解，用呆滞的目光望着你。

而嫖客们则个个低着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于荣乾望了妓女们一眼，大声宣布：

“北京市人民政府执行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封闭全市妓院！”

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妓女们惊呆了，窃窃私语：

“人民……政……府……”

“代……大会……决议……”

“封闭……妓院……”

她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于荣乾心头一动，暗自思量，这也难怪，从北平被围到现在封闭妓院，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面前这些失去人身自由的妓女，被囚禁在与世隔绝的人间地狱——妓院内，对外面的变化一无所知。

在解放军包围北平的当天，从建屏县西黄泥村出发的中央社会部干部训练班的学员们已经赶到距北平仅十几公里的海淀。被包围于北平城内的傅作义在是否接受“北平和平解放”的问题上犹豫不定。十二月下旬，南苑机场被解放军占领。机场变成了解放军的营房。一架从南京飞抵南苑上空的国民党飞机

不敢降落，兜了两个圈子又飞回去了。这对傅作义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这个机场是国民党守军依靠南京补给的唯一着陆点。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十天后，北平和平解放。驻在海淀的中央社会部干部训练班派“三人小组”秘密进城了解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的情况，准备接管。出人预料的是，在进行北平城防交接时出了问题。北平城门是有钥匙的。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城门都是由国民党军队重兵把守。白天开启，入夜关闭。由于战事危急，国民党守军对进出城门的百姓严厉盘查。因为他们手中有城门钥匙——不起眼的钥匙成了掌控北平城门权力的象征。一月三十一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进行北平城的防务交接。十二点三十分，全副武装的解放军由白石桥向西直门方向开进。队伍最前面是一辆敞篷车，车上站的是第四纵队的一位政委。当接防部队行进到西直门城门口时，城门紧紧关闭，城楼上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喊道：“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接防部队答道：“我们奉命接防！你们必须立刻打开城门，交出城门钥匙！”国民党士兵犹豫了一下，回答：“我们没有接到上级命令，不能交！”双方一时陷入僵持状态。这位政委下令立刻架炮，对准西直门城楼，命令道：“他们再不交出钥匙，我们就开炮！”危急时刻，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人群中挤到这位政委面前提醒道：“解放军同志，东郊民巷有你们的谈判代表，你可以去找他。”在双方谈判代表进行交涉后，西直门城楼的国民党士兵立刻交出城门钥匙。片刻，城门大开，城楼上换上了袖戴“平警”臂章的解放军战士。二月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

上午十点，四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一辆挂着小红旗的指挥车由永定门向前门驶来。后面是四辆载着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巨幅画像的大卡车。接着是军号闪闪发光的军乐队，鼓号声震天动地。装甲车队、炮车队隆隆驶来，骑兵方队、步兵方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前行进。

人民沸腾了。

高大、雄伟的前门箭楼汉白玉护栏的悬空眺台上，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及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北平市委副书记刘仁等同志正在检阅指挥解放军入城式。

正阳门位于古都中轴线旧皇宫的前面，故称前门。几百年来，它是内城九座城门中唯一承担着体现至高无上的君王威严的城门。内城九座城门均有城楼、箭楼及瓮城。为了加强防御，箭楼下一般是不开门洞的，行人进出城门要走开在瓮城的闸门。只有正阳门箭楼下开了门洞，但这个门洞是为帝王而开，每年皇帝到天坛祭天都出入这个门洞，平时是紧闭的。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正阳门城楼、箭楼的门楼被炮火焚毁。转过年来，被侵略军吓破胆逃往西安的慈禧“回銮”时，下“懿旨”令北京“扎棚匠”在城台上搭起

“假城楼”，匠人们硬是用布幔糊起一座前门楼子，慈禧从前门箭楼的门洞进了皇城。这个老女人要体现皇权的欲望终于得到满足。

民国四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北京市督办竺启谦主持正阳门改建工程。市督办相当于市长，他大胆采用德国工程师罗斯凯格尔的设计方案，在箭楼增设汉白玉护栏的悬空眺台，并在下面两排箭窗上方，加饰了水泥制成的西洋式弧形花盖。原箭楼没有匾，改建时在门洞上方增添了“正阳门”一块横匾。

能从正阳门箭楼门洞进出的帝王们自感其威严至高无上。此时此刻，在比门洞和“正阳门”牌匾还要高的汉白玉护栏眺台上检阅部队的军政领导同志们面色平和，微笑着向部队官兵和欢呼的群众招手致意。只有林彪一脸严肃，浓眉下的双目凝视着部队和群众。

威武雄壮的部队在正阳门箭楼接受检阅后，经东交民巷至东单、东四、地安门大街，再到西四、西单、宣武门，最后由广安门出城。

东交民巷，自一九〇一年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便划为外国“使馆界”。界内一切事务由各国处理。他们在这里修建使馆、教堂、兵营等，中国政府一概不得过问。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开着坦克，拉着大炮，高唱凯歌，雄赳赳地经过东交民巷，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解放军入城式正式开始的红色信号弹腾空升起时，中央社会部干部训练班的百余人到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进行接管。崭新的“北平市公安局”的牌子取代了旧警察局的牌子。武创臣率于荣乾和公安大队的十几名战士径直冲进国民党警察局长杨清植的办公室，却扑空，铺着地毯布置豪华的办公室内空无一人。“这个恶鬼！畏罪潜逃了！”武创臣怒道。他参加“三人小组”秘密进城调查国民党警察局情况时，已经掌握了这个警察局长的一些罪行，此人是个倚仗权势无恶不作的大贪官。当武创臣和众人要离开办公室时，忽然听到窸窣窸窣的声音。众人这才发现，办公室西墙还有一个门，挂着厚厚的黑色丝绒门帘。“进去看看！”武创臣对于荣乾命令道，又对战士们摆摆手说：“你们就不要进去了。”武创臣和于荣乾撩帘进了一间屋子。室内很暗，原来是一间密室。红地毯上是一张席梦思床，还有梳妆台、脸盆架、瓷痰盂等。从屋顶垂下来四盏十分精致的宫灯，灯罩内点着蜡烛。席梦思床上是一个披着棉被双臂遮胸的少女，一张瓜子脸露出惊恐的神色，大眼忽闪着，嘴唇翕动着。床边站着一个十分俊俏的女人。于荣乾一指女人问道：“刘丽珠，你上这儿干吗来了？”俊俏女人一指床上的少女说：“杨局长打发人上万香茶室叫红宝的条子，我就陪着来了。”

国民党警察局长杨清植十分好色。就是在北平被围、局势吃紧时还不忘嫖妓，把万香茶室的雏妓红宝叫到密室来。刘丽珠是万香茶室的领家。

“这个畜生！还作孽哪！”于荣乾怒道。“谁呀？”刘丽珠明知故问。“杨清植！他人呢？”“他呀，早颠儿鸭子^①啦！刚才一听前头有动静，立马下床，跑得比兔子还快！”“他带人了吗？”于荣乾问。“他喊了陈继承一声，八成儿俩人一块跑了。”

武创臣对于荣乾命令道：“前门大街正举行解放军入城式，你带战士去那一带巡逻。提防杨清植、陈继承闹事。”“是！”于荣乾行个军礼，转身走了。

前门箭楼前的护城河有座石拱桥，桥头是气势宏伟的五牌楼，油漆彩画、古色古香，是古都二十三座牌楼中最高大壮丽的一座。隆隆的坦克、重炮车在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从古老的牌楼下驶过。

距五牌楼很近的新罗天剧场门外僻静处，有一堆人盯着前门箭楼汉白玉护栏悬空眺台，他们个个宽衣大袖，流里流气。为首的是个身着中山服、长脸膛的中年人，他就是与杨清植一起逃离警察局的陈继承。他公开职务是国民党警察局副局长，其实他是国民党军统局北平站站长。如今，北平解放了，他又被军统局头子毛人凤委任为军统北平潜伏行动组组长。围在他身边的是潜伏行动组成员。

解放军入城式直到下午四点钟才结束。

二月十二日，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人们从四面八方拥向天安门。当时，天安门前还保持着皇城大门到前门的瓮城形态，虽然不太宽敞，却也人山人海，红旗招展，腰鼓队、秧歌队一齐欢舞。北平市第一任市长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北平市人民政府成立了！

这一年八月九日，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两位代表郑重提出改造妓女的提案，获得通过。

今天——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立即封闭全市妓院的决议。市封闭妓院总指挥部立即行动，各个行动小组纷纷出动。

面对一头雾水的妓女们惶惑不安的目光，于荣乾只能耐心解释：

“我们是来看你们的。你们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政府关心你们，派我们来跟大伙见个面。政府要救你们跳出火坑……”

“政府是什么呀？”烫飞机发的妓女打断于荣乾的话，高声大噪地问道。

“政府是替老百姓办事的。”于荣乾一时想不出更恰当的词汇，说话有点打铤儿^②，“这……这么说吧，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政府都管……”

① 颠儿鸭子，跑开；离开。

② 打铤儿，谓说话时偶然作短暂的停顿。

“管收捐纳税吗？”烫飞机发的妓女话语尖刻。

于荣乾犹豫了一下，说：

“管，老百姓的大事小情，政府都操心……”

“打住吧，您哪^①！”烫飞机发的妓女讥讽道，“甭跟我这儿‘仙鹤打架——绕脖子’！什么政府呀？不就是衙门吗？俗话说，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蒙谁哪？你。”

于荣乾一时语塞。学生出身的王书娴忙接茬儿对众妓女说：

“姐妹们，你们都是苦人儿！有的是被卖到妓院的，有的是被骗到妓院的。老板、领家打你们，骂你们，你们没地方诉苦去；你们卖身赚的钱，全流进老板、领家的腰包……”

“这话倒是靠谱儿！”烫飞机发的妓女语气缓和下来。忽然，她被院内厢房屋顶上瓦片相碰发出的“嚓嚓”声惊动，一抬头，见厢房房顶上有人影晃动，立刻大惊道，“妈呀！这是逮咱们来了！咱妈说的不错，这是要把咱们送到关外煤矿配煤黑子去。”

为了防止妓院老板、领家闹事，转移财物，黄花苑的各条胡同口，已被荷枪实弹的公安总队战士把守。各个妓院门口均有身背三八枪的战士站岗。妓院的房上、院内也有战士和便衣警戒。

妓女们看见厢房房顶上的战士，也议论纷纷。

烫飞机发的妓女说的“咱妈”，是指领家，也叫领家娘，有人叫她们“老鸨”，多是人贩子出身，贩卖妇女获利后，带着买来的姑娘在妓院做皮肉生意。有的领家娘是混世半生的老妓，生活糜烂，乐于此道。旧京妓院规矩：凡卖身给领家，并写了死契——终身不能赎身之妓女，要称领家为“亲妈”。

“听天由命吧！”一个四十多岁的妓女说，“我就是惦记我那苦命的闺女玉翠，惦记着丫头她爹，要是能让我见上亲人一面，死也甘心了！”

这个妓女虽是半老徐娘，却仍很俊俏，身穿一件织锦面衬绒旗袍，既暖和又挺括。一双大眼睛，长长的睫毛，流露出一种郁悒的神情。她是万顺院的红妓女，娘家姓杨，人们叫她“杨姐”，而不叫她的花名“杨妃”，这个花名是万顺院老板姜连光为她起的。

姜连光在旧京南城黑社会中号称“东霸天”，在各路黑道首领拜把子时，他排行老七，人称“姜七”。他的老婆是万香茶室老板兼领家刘丽珠，即于荣乾随武创臣接收北平市警察局时，在局长杨清植办公室的密室内遇见的那个俊俏女人。席梦思床上的少女即杨姐的女儿吴玉翠，可怜的女孩被刘丽珠骗到手后，刘丽珠为她起花名“红宝”。当时，刘丽珠是奉杨清植之命带吴玉翠去密

^① 您哪，北京土语习惯，把对对方的客气称呼置于句尾。

室的。色魔杨清植，当着刘丽珠的面残酷地蹂躏了吴玉翠。

天擦黑儿^①时，民警来万顺院通知老板、领家去外三区公安分局开会，没见着姜连光。他老婆、领家刘丽珠也溜了。

北平和平解放后，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沿用过去的行政区划。外城——现在的宣武区和崇文区，被划为五个区。从崇文门外大街路东一直到广渠门，属外三区。黄花苑在外三区区内。

“其实，我倒不怕把咱们集中到一块堆儿^②运到关外配煤黑子去。”一个小眼睛厚嘴唇的妓女说，“煤黑子脸黑身上干净。可来咱这儿的嫖客，十有八九患花柳病……”

躲在妓女身后的嫖客们直往后缩，有的想从过道偷偷溜出去，又被站岗的战士押回来。

于荣乾是侦察员出身，妓女们小声议论的声音，他听了个一清二楚。他暗想：四等妓院的妓女，对封闭妓院的态度果然不出所料，她们的抵触情绪不大。因为她们在妓院受苦最深，有改变饱受蹂躏、挨打受骂处境的要求。虽然事先妓院老板、领家对她们造谣说：“共产党要把你们送到关外配煤黑子去……”但她们并没有撒泼打滚儿大吵大闹。

“王连长！”于荣乾喊道。

“到！”一个肩挎驳壳枪的军人跑到于荣乾面前，“啪”地立正行军礼。

“行动吧！”于荣乾一挥手。

“是！”王连长对集中在过道的十几个战士命令道，“开始行动！”

战士们列队跑进院内，分成两拨，一拨对院内的嫖客喊道：

“你们到账房集中！”

“快！去账房，不准随便走动！”

战士们又到各屋查了一遍，将五个藏在妓女接客屋子的嫖客送到账房。

另一拨战士把账房先生、茶房、打更的杂工集中到茶炉房。

旧京妓院，不论等级，每家院子里都砌有大茶炉，炉灶上的两三个火眼上烧着几把大提梁水壶。平日里，妓院里沏茶送水，妓女们洗洗涮涮的都用这水。伙计提着大茶壶给各屋送水。壶小了，不够送一圈的，故妓院的伙计被称为“大茶壶”。没想到，万顺院的茶炉房今天成了这家妓院“大茶壶”集中的地方。

于荣乾见嫖客、杂工均已经集中。他决定先将这家妓院的二十三名妓女送到妇女生产教养院。此时，首先要向她们做宣传解释工作。她们思想通了，顾

① 天擦黑儿，到了黄昏时候。

② 一块堆儿，一同，聚在一起。